

家事学堂

五幕剧

人 物

热拉尔先生 商人

热拉尔夫人 其妻

卡罗琳娜 }
安娜 } 他们的女儿

杜瓦尔先生 药品杂货商、热拉尔夫人之弟

罗伯洛 热拉尔公司的帐房先生

阿德里安娜·盖兰 领班小姐

路易·盖兰 律师、阿德里安娜之兄

伊波利特 领班伙计

朱斯蒂娜 贴身女仆

维克图娃 厨娘

弗朗索瓦 男仆

一名公证人

一名医生

一名法官

一名书记官

〔地点：巴黎热拉尔家的客厅。背景是前厅，左侧的门通向热拉尔夫人的卧室及其女儿的闺房，右侧是热拉尔先生的书房。〕

〔全剧布景不变。仅第四幕结束时落幕，第四、第五幕之间的幕间休息表示过了一段时间。〕

第一幕

第一场

〔维克图娃独自一人，继而罗伯洛上。〕

维克图娃

（从背景的门朝外张望）出什么事儿啦，帐房先生跟厨娘同时起床？对，正是罗伯洛先生，他蹑手蹑脚地下楼来。只有情人和小偷才这么走路，可又不是这码事儿。

罗伯洛

这么巧，维克图娃，您也在这儿？

维克图娃

每天都这么巧。我是来听吩咐好去菜市场。您也起这么早，像个上货的店员。

罗伯洛

店铺还没开门吗？

维克图娃

店员还都在呼呼大睡呢。半夜一点多他们才睡下。昨天买卖太好了，听伊波利特先生说，他们整理上货，足足干了两个钟头。直到半夜，阿德里安娜小姐还在忙活。我做了牛奶米粥……给她送到店堂去！唔！我们的领班小姐，她倒挺会保养那娇贵的身体！

罗伯洛

您想让一位年轻姑娘熬了一通宵后，不吃点东西就睡觉吗？

维克图娃

您这是怪罪谁呀，罗伯洛先生？怎么啦？什么事呀！一大早，刚六点钟，就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雪白的衬衫、崭新的礼服，不戴眼镜，也不戴那副绿色套袖，好像要过礼拜天似的！罗伯洛先生，您这是梦游，还是出了更稀奇的事儿，有了心上人呢？爱上谁啦？也许是我吧。

罗伯洛

您的胃口不小啊，亲爱的。

维克图娃

没见过有钱人娶厨娘吗？

罗伯洛

见过，但更常见的是他们娶嫁妆。

维克图娃

怪不得主人赶着给阿德里安娜小姐置办嫁妆，是等着打光棍那一天啊；可说到底，她不过是个用人。

罗伯洛

维克图娃，您做的菜呱呱叫……

维克图娃

哦！

罗伯洛

但是您的舌头太糟糕。热拉尔商号的领班小姐，就是第二女主人。

维克图娃

为什么不是第一呢？

罗伯洛

她不拿仆人的工钱，而是领薪水，她的工作是……

维克图娃

我若是她呀！

罗伯洛

怎么样呢？

维克图娃

我就什么也不做，干脆离开这儿，让夫人和小姐安宁点儿……

罗伯洛

维克图娃，您到底要给盖兰小姐安个什么角色啊？

维克图娃

怎么，罗伯洛先生，您是个有生活经验的人，上了年纪的人……

罗伯洛

刚到四十岁，亲爱的！

维克图娃

也许吧，这是您刮了胡子，穿上了白衬衫的缘故，可是，您架着那副发绿的眼镜，在铁栅后面的帐台上一坐，就有点老相了……

罗伯洛

那又怎么样？

维克图娃

怎么样？如果有人告诉您，在一家时髦用品大商店，八年前进来一位小姐，她才十六岁，是个孤女，而相貌出众，水灵灵像朵玫瑰花；在不知不觉中，老板把她的工钱从六百提到三千法郎，还不算送的礼物！多贵重的礼物！金项链！怀表！……还有，近三年来，她拿商店百分之五的红利，您听到这些情况，会怎么说呢？

罗伯洛

不过，台柱子店员，大商店少不了的人物都有这种待遇。

维克图娃

您说什么大商店，真叫我好笑；她是有办法让热拉尔先生离不开她。

罗伯洛

小姐若是知道您对她这种看法！……

维克图娃

她就会辞掉我？随她便！找干活的地方我不犯愁。不过，罗伯洛先生，千万别向她透露，尽管……归根到底，我不是男人，侍奉好几位女主人，我够烦的了，不知道听谁的好。真的，如果先生还迟迟不回来，喏，罗伯洛先生，咱俩私下讲，恐怕要把她打发走，现在牌都乱了。

罗伯洛

您看哪点乱了呢？

维克图娃

您以为我们都跟您一样啊，看见女士们花枝招展去参加舞会就垂下目光，掸掸袖口，在餐桌上听到刺耳话就干咳两声。夫人想要什么东西，必须请阿德里安娜小姐帮着说话。小姐的脸色稍有不快，先生的脾气就暴躁起来，动不动申斥店员；先生实在无法征求小姐的意见时，就向她投去揪心的探询眼色。他雇的店员全都丑得妨碍做生意，那些店员什么都看在眼里，都在说闲话。

罗伯洛

住口。要知道，有些人做好事并没有什么盘算，（旁白）他们这么干可不妙！（高声地）一般来讲，亲爱的，不是恩人剥削受恩惠的人，就是受恩惠的人变为控制恩人的暴君；因此，有幸遇到阿德里安娜小姐兄妹这样心灵美好的人，培养双方结算得毫厘不差的感情是一种乐趣。往哪儿投放一种恩惠，并不像您想的那么容易。

维克图娃

这么说，先生您也经营了感情的年金喽？

罗伯洛

您是条毒蛇。

维克图娃

（旁白）我可真傻！他是等盖兰小姐。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想弄明白。（高声地）您大概要跟夫人讲话吧？我去……

罗伯洛

不是。

维克图娃

要见主人家的哪位小姐？

罗伯洛

去干您的事儿吧。

维克图娃

我正是来请示阿德里安娜小姐的。夫人又跟先生耍了个恶作剧，撤销阿德里安娜二主人的地位，把她安置在她母女之间！嘿！这回呀，够“我吩咐”小姐^①受的，她再怎么精明，再怎么受主人的庇护，也非跳起来不可。

罗伯洛

好啦！走你的吧

（维克图娃下。）

第二场

罗伯洛

（独白）如今，仆人就是这副德性！一个个利欲熏心，与主人为敌。我早就下过狠心，只使用别人的仆人，我自己有了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一直走到通内室的房门口）她没有偷听吧？唔，没有。（返回）一清早我就衣冠楚楚，实在异乎寻常，引起她的注意。干脆，我就借口约人见面，要谈重大事情，谁

也猜不出我此举的奥秘。我曾决定无论到哪家商号做事，都只理钱财，绝不管闲事；不料现在，我却被人推上舞台，在这里演出的一出戏里扮演角色。迄今为止，每当热拉尔夫人伤心地对我说：“噢！亲爱的罗伯洛，生活中的烦恼太多啦！”我就回答：“是啊，夫人；不过，销售额翻了一番！”她又说：“罗伯洛先生，生活不幸福，财富有什么用呢？”我则回答：“夫人，我要给一辆新车登帐。”我离开时听见她叨咕：“这个罗伯洛，一颗心全扑在钱柜上！”不错，我就爱摆弄钱，把银元擦起来，心里只惦念钱币，本想打一辈子光棍，坐在帐房先生的椅子上，最后安安静静地死去；如今却要娶一个漂亮女人，恐怕以后还要生孩子，还得发家致富，真是一件麻烦事跟着一件麻烦事。我还是在热拉尔公司里当管事的好，思想一从银元转到感情，就立刻感到头昏脑涨。什么爱情？那不过是空话，说完就没影儿了。谈谈黑红墨水写的清单，帐目排列整齐，能给钱柜增添进项，那才带劲儿呢！金钱总能行得通。要不然，杜瓦尔先生怎么想用金钱引诱阿德里安娜小姐，舍此别无他法！我罗伯洛，这回算陷进去了。阿德里安娜小姐是个非常规矩的姑娘，她会见利忘义吗？要是昨天，我还不能打这个保票，而且这事同我不相干；然而今天早晨！……根据我的统计，阿德里安娜小姐大约有五万法郎，且按照热拉尔先生的建议存在我们银行里。我也有五万法郎。我们可以开办罗伯洛银行！这可能成为别人的笑柄。不过，那会有一大堆清单！真的，说起来没人相信，可怕的既不是清单，也不是帐目，而是漂亮的女人！这个可恶的杜瓦尔先生，居然让我扮演撒旦的角色……有动静，是阿德里安娜小姐！唉，我只喜欢结帐，如何谈情说爱呢？说到底，爱情无非是帐单，婚姻是乘法，婚姻还是由算术促成的多，由爱情拆散的少。

第三场

（罗伯洛、维克图娃、阿德里安娜小姐。

阿德里安娜

（对欲下的维克图娃）就这么定了：您看肉色跟鲑鱼一样的鳟鱼，不论什么价钱，也买一条来。

维克图娃

（旁白）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

阿德里安娜

已经起来了。罗伯洛先生。

罗伯洛

小姐，我一早有约会，要去给我们公司提供现金的银行家那里，很可能在那儿吃饭。（转身）喂，维克图娃，您走开。

阿德里安娜

去吧，去吧，维克图娃；为什么您还呆在这儿不动呢？

维克图娃

我在看帽子，有点皱巴了，我去换一顶。

罗伯洛

还挺爱美呢！

维克图娃

跟别人一样。（下）

罗伯洛

真放肆！

阿德里安娜

她是个好姑娘。

罗伯洛

您听她的废话别上当，小姐，她与您为敌，恨您管得太紧，还认为您要失宠了……

阿德里安娜

失宠！罗伯洛先生，这话出自您的口，真令我吃惊。

罗伯洛

您先别吃惊。

〔他轻手轻脚地关上通内室的门。〕

阿德里安娜

（旁白）他这是要干什么？

罗伯洛

维克图娃不在那儿了（指了指里间）。这里的人全在睡觉。还有让您吃惊的事呢。咱们讲话小声点儿。小姐，咱们要谈的事情非常重大，又非常秘密。照您看，一个四十岁的男子，白头发比咱们老板少得多的人，（旁白）好家伙！（高声地）还能结婚吗？

阿德里安娜

因人而异。我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却老气横秋，而有的五十岁的男子，还保持青春的心灵……

罗伯洛

我说的这个人从未产生过恋情，规规矩矩地生活，不吸烟，很少喝酒，保养得很好，就像我这类型。

阿德里安娜

如果有人爱上他……

罗伯洛

纯粹假设一种情况：如果有重大的利益要以此为前提，您对我本人毫无反感吧？

阿德里安娜

您睡醒了吗，罗伯洛先生？

罗伯洛

我睁着眼睛看见您了，小姐。

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先生……

罗伯洛

您毫无反感。我看到了这个事实。

阿德里安娜

您是个极为严肃的人，讲出这种话，我当然不能一笑置之。

罗伯洛

没什么可笑的。

阿德里安娜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听我说，先生。

罗伯洛

尽管情人要绝对顺从自己崇拜的偶像……

阿德里安娜

他简直疯啦！

罗伯洛

我也只能在用数字统计您之后，才肯听您讲……

阿德里安娜

帐房先生又现出本相，要恢复理智了。

罗伯洛

用数字，我特意这样讲，统计您的境况。要说起我的爱情，三言两语就行了，请您耐心些。

阿德里安娜

您能向我保证不耽误太久吗？

罗伯洛

片刻工夫，即永生永世。我们这种人，做爱时是不讲话的。

阿德里安娜

胡说八道！

罗伯洛

小姐，您初到这里的时候，不像今天这么漂亮，但是纯真朴实，非常清秀可爱，再说没有钱，因此，一位出纳坐在帐房里，就不免透过绿色小栏杆观察您，并且想入非非。不过，看

到您特别依恋热拉尔先生，可怜的帐房先生只好保持沉默。

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先生，您再用这种口气说下去，我就走了。

罗伯洛

请赏脸耐心听一会儿。我知道，您对我的感情可能不感兴趣……

阿德里安娜

一个可怜的姑娘能使人产生爱心，总是光彩的事，罗伯洛先生，但是，她可能永远不回答。

罗伯洛

小姐，应当承认，一个可怜的姑娘不得不结婚时，最好嫁给一个规矩人，而不要嫁给一个烟鬼。

阿德里安娜

不得不？

罗伯洛

身不由己。

阿德里安娜

不瞒您说，您引起我的好奇心。（旁白）这里面有圈套。不过，罗伯洛……噯！不。

罗伯洛

（旁白）算了吧！你對自己已经产生了好奇；向前进，撒旦！（高声地）这么说吧：此处，隐藏着爱恋……

阿德里安娜

好隐秘啊。

罗伯洛

（旁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高声地）持续八年的爱恋！不错，八年来，一直嫉妒老板！

阿德里安娜

先生！

罗伯洛

我回到数字上来。

阿德里安娜

您原本就不应该离开。

罗伯洛

热拉尔夫人和两位女儿，恨您恨到了极点，您是顶不住的……

阿德里安娜

我要顶下去。但不是为我，罗伯洛先生，而是为我的恩公。无论夫人还是她的两位女儿，都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公司。我刚来的时候，公司处于什么状况，您是清楚的。热拉尔先生做生意太随和，慷慨起来没个边。如果没有您和我，也许他早就破产了。因此，我要呆下去，直到老板把公司交给一个能干的女婿，并且退下来时有一笔万无一失的财产。为达此目的，什么我都能忍受。

罗伯洛

您还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人家逼您非结婚不成。

阿德里安娜

难道您要我相信，世人就那么关心一个孤女的名誉吗？

罗伯洛

请听数字。如果您肯嫁给我做妻子，那么，就会有人向我们投资十万法郎。我们俩合起来也有十万多；这样，我就可以开办一家小银行，商号就叫罗伯洛公司。而您呢，就是银行家夫人，明白吗？我们在圣-德尼一带安家。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您看柜台，我管帐目，摆弄一摞一摞的单据、六厘五的手续费。您会受到钟爱和崇敬！在交易所，人们也喜欢我！将来我们会子女！当了母亲，出入所有交易所。怎么样？不用十年，您就会成为银行界最富有的夫人！您还会成为大施主，主持舞会，为穷人，或者为可能受压迫的外国流亡者募捐。您的前途似锦：

在家中像在这里一样被尊为王后，无忧无虑，也无需担心破产。在通融票据及其流通方面我是行家！有朝一日，您会成为法兰西银行一位董事的夫人。怎么样？不比呆在这里强吗？在这里天天要提心吊胆，不得不因全家人的怨恨而让步。在这个家里，热拉尔夫人不再是女主人，这种状况，任何女人也不会像她容忍这么久。

阿德里安娜

噢！罗伯洛先生，您何时看见我超越本分呢？

罗伯洛

从来没有。

阿德里安娜

那好啊，事情迟早会真相大白的。

罗伯洛

世人总好无视不符合自己心愿的真相，总要刻毒地解释您对热拉尔先生的影响。

阿德里安娜

由他们讲去吧，我始终保持我的卑微地位。

罗伯洛

这种矜持态度，使您的优越地位更叫人难以容忍，别人会把这说成……

阿德里安娜

虚伪，对不对？天哪！恰恰相反，有多少回，不正是我将风暴转移开！您清楚，热拉尔先生脾气多么暴躁，他遇事不假思索，一下子便发火，总之，您是了解的。夫人每次使点女人的坏心眼，损我一句，或者捉弄我一下，我总是忍住不讲。

罗伯洛

好吧，您是无可指责的，然而，热拉尔先生却不谨慎。您倒是不言不语，然而别人却看得出，主人极力让您满意；您的确不提任何要求，然而别人却说，您是存心让人送礼；如果您

一开始不接受，夫人和两位小姐为得到安宁，还不得不求您接受下来。女人认为那是耍鬼心眼，非常憎恶。久而久之，一家人忍无可忍，就要不择手段地对付您。

阿德里安娜

行善的人，最后都是这种结果。

罗伯洛

小姐，您还没有看出，这十万法郎的款子，是全家人一致同意给您的吗？

阿德里安娜

一致，先生！一句话就说明了许多问题。

罗伯洛

像您这样聪明的姑娘，早就应该看出来。老板单独……

阿德里安娜

噢！罗伯洛先生，没想到您这么恶毒！怎么，您想让我相信热拉尔先生他……？

罗伯洛

这还不清楚，小姐，一家之主可能怕看到家人失和。

阿德里安娜

能拿出一个证据吗？

罗伯洛

他不是特意推迟二十天返回，好放手让我们行动吗？

阿德里安娜

您以为一个当父亲的，肯把他的企业丢给别人照管吗？

罗伯洛

这位父亲可能痛苦不堪……

阿德里安娜

太过分了，罗伯洛先生。您上了什么人的当。这种计谋，热拉尔夫人想不出来。您讲这种谎话，究竟受谁的指使？

罗伯洛

我干的这一行总讲真话。

阿德里安娜

您这一行干得很糟糕。昨天傍晚，我收到老板通过他的银行家捎来的一封信，得知他今天到达。您是个机灵人，连破产的气味都能嗅到，难道没有听见我叫人不计价钱买一条他特别爱吃的鲱鱼吗？我若是看见您在这儿，绝不会那么高声讲话。但是不要作声，我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您。

罗伯洛

他给妻子女儿来信说，过二十天才回来。他欺骗谁呢，是欺骗您还是他的家人？

阿德里安娜

噢！您这样推理，简直要使我怀疑上帝！

罗伯洛

要相信上帝，但要防人心。热拉尔先生的前景如何呢？他妻子相当憎恨您，哪怕不久于人世，也要赌气活下去。什么也不及仇恨有益于健康。热拉尔先生五十五岁，而您只有二十四岁……睁开眼睛吧，小姐。他打算让令兄和他的长女结婚，这种意图一明确，就加速了在您头顶隆隆作响的暴风雨。

阿德里安娜

我要等他回来。

罗伯洛

在这里等？

阿德里安娜

不在这里又在哪儿呢？

罗伯洛

恐怕人家不让您呆在这儿。

阿德里安娜

谁敢把我赶走？

罗伯洛

如果您拒绝我的求婚，当然有人赶您走。您受到极大的非难，一旦被赶出去，担着坏名声，再怎么嫁人呢？

阿德里安娜

（旁白）这里面一定有鬼。

罗伯洛

（旁白）她在犹豫，最后会退让的。

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先生，投资额有……

罗伯洛

十万法郎，并在银行立个户头……但是我们必须在半个月内结婚。从现在起两年，我们俩将拥有三十万法郎。不错，我要让您尽快富起来，贷款利率可以提到一分二。有朝一日，您哥哥能当上议员，而从议院到内阁，只相距一步；他跟别人一样，也能任一届内阁大臣。

阿德里安娜

如果我能确定……

罗伯洛

（旁白）嘿！见利动心！

阿德里安娜

我拥有六万法郎……

罗伯洛

我估计到这个数。

阿德里安娜

不过，谁向我们投资呢？

罗伯洛

杜瓦尔先生，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一个……

阿德里安娜

一个懦弱的人，毫无主见的人。

罗伯洛